1. **夏日陣雨**

他們人生的改變是在七月。他回想起與她共度的時光和他們第一次一起喝東西的那個晚上。

她戴著霧銀色的耳環，和她霧銀色的手錶以及戴在右手霧暗的戒指十分搭配。當看到這些飾品時，他聯想到那些舊金山灣 (San Francisco Bay) 低空滑過地雲朵外圍的顏色；在那裡人們看不清楚城市打哪兒開始又在哪兒結束。在銀色雲朵後面最終橫著的海灣大橋就像是通往世界盡頭的通道。

他看見她的飾品，想到了海灣大橋。現在，尼可拉斯不確定是哪一樣讓他聯想到世界的盡頭。

她的衣服跟首飾都是黯淡無光的，而臉上的笑容彌補了衣裝的不足。她無需其他的東西來證明她是個女人，身著老舊夏威夷式寬鬆長袍，看起來卻像是穿著晚宴服般優雅。

他們約好時間在加州矽谷 (Silicon Valley) 中部庫帕提諾 (Cupertino) 最好的壽司吧「Miyake’s」見面。尼可拉斯在停車場等候抬頭看見天上層層疊疊的烏雲時，一抹記憶突然閃過。她走向他問道：「你是尼可拉斯嗎？」當她問完：「你耍甚麼把戲？」他就看出這是個有意思的女人。

一片雲海猛然地大量湧進。潮濕的空氣預言著一場宜人的夏日陣雨。天空顏色暗了下來。

1. **注意細節**

最好早點到哪兒。不論是哪一天，「Miyake’s」都有人排隊。服務生會到門外問，「坐壽司吧台還是桌子？」客人為了搶到吧台的位子而等候。雖然門關著，尼可拉斯往裏頭望還可以聽見壽司師傅用日文喊著：「歡迎光臨」，以及揮舞的壽司刀在空中颼颼作響切下最新鮮柔軟的壽司。

她很快地告訴他她的名字，「蘇利亞」。又很快地自己更正，「大多數的人都叫我狐媚鳥 (Foxybird)。」狐媚青筋暴露、嶙峋見骨的雙手告訴尼可拉斯她比他想像中要老。她解釋為什麼她用狐媚鳥這個名字。「當然，這是我的電郵名稱。你想那些乳臭未乾的小伙子知道我的年齡後還會對我有意思嗎？實際上我也喜歡鳥。」她神采奕奕繼續說著，「我必須要有一個有趣的電郵稱號。」她輕笑地說，「如果你堅持的話，你可以叫我的名字。」她停頓一下並重複，「蘇利亞。」

之後，尼可拉斯開始叫她狐媚，只有一次稱呼她蘇利亞。狐媚這個名字的形象，比較符合她字斟句酌所說的各式各樣、活靈活現的故事。

他因為她而笑著說，「只要是有趣的人，我不在乎他們的年齡。這就是我耍的把戲！」

她立刻就發現他說話的時候不喜歡省略。

原因是在世界上旅行的越多、跟越多的人談話後，他發現他說話省略時人們都不太了解，像是「我不幹。」

他們在餐廳外面等位的時候，狐媚的眼光停留在一個中國老頭身上。他離他們不超過五呎的距離，老頭臉頰上的大黑痣上垂有兩根長毛。尼可拉斯站在人行道旁，和往外可見到停車場和德安薩大道 (DeAnza Boulevard) 的大型玻璃窗有一段距離。尼可拉斯看到狐媚頸上的脈搏因興奮而悸動著。在十二位等候座位的客人當中，唯獨中國老頭吸引她的注意。

尼可拉斯在狐媚鳥這個八十歲的女人身旁，而五分鐘之前他們從未見過面。在海灣區，任何事都百無禁忌。

尼克拉斯仔細的觀察她，她倚著手有如空氣倚著山岳。臉色發亮的她一心一意專注在中國老頭身上。就像是第一天上課的小女孩對老師著迷一樣。

尼可拉斯和狐媚的週遭充滿交談聲，而她一直望向老頭。通常在良好的交談狀況下尼可拉斯是不會注意到別的事情，但現在狐媚望著老人，而他則觀察著狐媚。尼可拉斯從未看過有人用那麼感興趣的眼神看人，多數人的眼神是評斷而非感興趣。尼可拉斯望向老頭並納悶著狐媚到底迷上他哪裡。尼可拉斯沒有看到狐媚所看到的細節。

老頭拿出菸草和捲菸紙，蹲在路邊捲起粗粗的菸捲，這時他的家人正不耐煩的等待服務生叫他們的名字。中國老頭懶得理無意義的事，從他的家人要跟他說話他轉過頭去尼可拉斯看出他覺得家人太吵。他迫不及待的想要聽到菸草化為灰燼的爆裂聲。他對身旁穿著粉紅色凱蒂貓洋裝的小女孩微笑。他邊吸菸邊看著她，試著告訴她對人生要有耐性。

要慢慢的過生活。尼可拉斯看著灰髮白膚的老人，他斜吊的小眼睛告訴他人生是如此的微妙，不應該在人群中汲汲營營卻不瞭解它是多麼的特別。

有些人下苦功才能獲得內心的平靜，有些人則是與生具有的。

狐媚從中國老頭的眉眼中看出這點。老頭望著她時，尼可拉斯看到她的笑容。他們心靈相通。

他向她點頭示意，她看著他並用中國話問，「你好嗎？」

他立刻回答，「我很好，謝謝。」